



为确保防疫和复工“双线作战”不松动，中石化中原石油一公司从复工开始，就通过“画圈”“划线”等各种方式将防疫距离“可视化”。
因为该公司50488钻井队在室外开会。
蒋晨峰 摄

“超长待机” 让生产“电力满格”

60天,70天,80天……疫情之下,工作节奏打乱,轮休倒班取消,上班的日子变得格外漫长。他们错过了合家团聚的春节,错过了“执子之手”的日子,错过了孩子出生的时刻,错过了非常时期与家人的相伴相守,但也经历了一次难得的职业精神的洗礼。坚持就是胜利,这胜利属于每一个坚守岗位的你。

——编者

从1月21日到4月2日,巡检员闫昶州的值班已持续 **73天**

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忙碌

纪托 王喜娜 文/摄

疫情下,很多逆行者在跟看不见的病毒战斗,也有一些坚守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日复一日地忙碌。

23岁的闫昶州是北京冬奥会地下综合管廊的巡检员,自从1月21日换班以来,他就再没休息过。

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下,为减少人员交叉感染风险,冬奥会项目运维中心实行全封闭值班制,取消了原来的10天一换班。闫昶州和其他15名负责运维的同事将坚持到能换班的那一天。目前,各班人员已经返京隔离,4月12日来换班。这意味着闫昶州的这次值班,将持续82天。

4月2日8点半,闫昶州身着工装,戴上装有定位芯片的安全帽,拿上手电筒,和同伴两人一组下到10米深的冬奥会地下综合管廊4号竖井,开始一天紧锣密鼓的工作。

冬奥会综合管廊全长约7.9公里,其中主洞管廊长度约为6.5公里,单舱总长27.5公里,是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“生命线”。它的作用是为赛区的造雪用水、生活用水、再生水、电力、电信及电视传播信号等市政能源接入提供通道。

这是国内首条在山岭隧道中建设并全功能投入使用的大落差、大坡度综合管廊,管廊的出口段位于海拔约1100米的冬奥会延庆赛区区内,而下方的进口段位于海拔约550米的延庆佛峪口水库,垂直海拔高度差达500余米,最大坡度达到15%。

“我们每天都要在这儿巡查20公里左右,所以我在微信运动排行榜上几乎每天登顶,轻易不给别人机会。”闫昶州笑着说。

笔者跟着闫昶州在管廊里走了20多分钟,行进中总觉得有一股阴冷潮湿的味道扑面而来,与外面的春暖花开宛若两个世界,叫人不禁裹紧了身上的衣服。

检查各系统设备终端运行情况,检查入廊管线是否异常,检查廊道主体结构,检查廊道内是否存在安全隐患……闫昶州和同伴吕雨竹一项项认真地检查着。

“为确保疫情期间管廊项目的安全稳定运行,我们还会启动‘联合会诊’、远程智能巡检体系和智慧帽等硬核科技应用,实现运维效能提升。”闫昶州自豪地说。

“虽然长时间没有交接班,但是整个运维团队士气并不低落,听不到抱怨声,大家都把自己当成了这场战‘疫’中的战士,必须坚持到胜利。”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城铁公司北京分公司党总支书记王磊说,“地下空间不仅是冬奥会延庆赛区的‘里子’,更蕴含着赛后为冬奥场馆可持续利用提供市政保障的潜在资源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管廊里筑牢‘里子’,为北京这座‘双奥之城’撑起‘面子’”。

错过了春节,还有五一。闫昶州期待着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回家看看爸妈。

从1月23日到4月3日,调度员魏涛已连续工作 **75天**

在调度大楼里 “错过”的时刻

胡晓炜 文/摄

魏涛从1月23日以来一直在调度大楼和宿舍间过着“两点一线”的生活。原本计划大年初九完成“人生大事”去领证,却只能一拖再拖。今天已经是4月3日了。这75天里,他和未婚妻每次视频通话都会聊上很久。两人决定,等到民政局恢复办理登记,他们就踏出那幸福的一步。

上海宝山路、虹北路交会处的一栋红色建筑,24小时灯火通明,长三角铁路运行的各项指令就来自那里。大楼里每天都有两个班组交接,每班130人,每天发布行车、供电等各类调度命令几千条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杨明所在的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疫情防控需要,决定所有调度人员自1月28日起禁止离沪,调度大楼里像魏涛这样家在异地的调度员一共有387人。

这段日子里,调度员周伟错过了孩子出生的时刻。他是从母亲发来的短信中看到这个消息的。“当时刚下班,在更衣室看到短信,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。”

34年的人生迎来了一次圆满,也夹杂着些许遗憾。“原本想根据预产期再坚持一轮工作,没想到因为疫情错过了孩子出生。”

好在妻子倒是非常理解他:“我会把儿子照顾好,你安心上班,非常时期,大家都不容易。”

周伟的妻子孙丹甜是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。她说,要是没有怀孕,也会申请去武汉前线。

调度员杨明的这次值班从大年三十开始一直到今天。他2014年通过招聘考试进入调度大楼工作,6年间考取了供电调度8个操作台的上岗资格证书。只要有突发情况,他能随时替补多个岗位。

1982年出生的杨明性格沉稳,对于70多天没能回家表现得相当平和:“我们调度团队的目标是零感染,严格的管控措施十分必要。”

“之前的春运方案基本上被全部打乱,后期调整的工作量与春运相差无几。”客运调度室主任茅忠菊说,“经常在日常下午才接到次日的调整方案,各岗位调度员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所有调整计划进行核对落实。”

调度所党委书记余则仁介绍,疫情以来,长三角铁路开行的车次虽然有所减少,但客货、行车等系统调度员的压力反而更大了。

眼下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这两天下班后,有不少调度员来到调度楼前留影,纪念这段特殊的日子。

自去年9月中旬到今年3月31日,地震队的施工季超过了 **半年**

大漠“粮草官”的 诸多“第一次”

郭万江 高岫 文/摄

3月31日,东方物探塔里木物探处2113地震队的生活管理员迟兵和生活车驾驶员朱冀龙长舒一口气:这个施工季终于结束了。

自去年9月中旬,地震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安营扎寨后,1700多名员工终日与黄沙相伴、同繁华隔绝,已达半年有余。

正常情况下,在大漠施工一般都是三四个月时间。此次队伍连续作战,先后完成了两个三维地震项目。在“死亡之海”里待这么久,两个大漠“粮草官”遇到了人生中许多的“第一次”。

兵马来动,粮草先行。疫情的突然来袭,打乱了两人的日常工作节奏。从1月底开始,许多道路限行,车辆难以上路,但再难也要保证“粮草”供应。从沙漠营地到库车市,是两人采运生活物资的常规路线,来回约800公里,路上常常耗时近20小时。

迟兵回忆,近两个月,每次一到卡点前,他都会习惯性地和朱冀龙互摸一下额头,确保体温正常,悬着的心才能放下。运输途中,因饭店停业,也为了少接触人,饿了,吃泡面,困了,车后座眯一会儿。两人都感觉这段时间“把一辈子的泡面都吃完了”。回到营地后,为防止交叉感染,他们还自行隔离在营地外的帐篷里。

最让他们头痛的是经常堵车和变更路线。一次,他们常跑的路突然不让通行,只能绕道。到了县市边上,检查人员还是不让他们进城。经多方联系协调,3个多小时后才被放行。当天采购完物资,他们连夜往回赶,凌晨7时才到营地。

1000多人的队伍,生活物资消耗快,他们平均三天就要往返采运一趟。对此,朱冀龙早已习以为常。他粗粗算了一下,这一施工季他的运输里程已高达4万多公里。仅2月份,运送生活物资就有近200吨。正因为这种不分昼夜的工作模式,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独特的微信名——“在路上”。

长达6个多月的沙漠腹地工作生活,也让不少员工有了个性化需求,作为唯一能与外界联系的人,“粮草官”又变身“外卖员”和“快递小哥”。

大家的需求各异,小到药品,大到衣物,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员工因生活习惯的差异,指定购买某种特殊的商品,这些都被他们细心记录下来。有时为了帮员工买到称心的东西,他俩几乎跑遍了整个市区。

队伍即将撤离大漠,两人感慨万千:第一次吃了这么久的泡面;第一次在车上住这么长时间;第一次被检查人员“扣留”这么久;第一次给队友们“办货”这么难;第一次在营地以外的帐篷里自行隔离……

这一切,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就要结束了,但诸多“第一次”会让两人终生难忘。

- ①接触网工李亚伟(右)给同事替班。
- ②巡检员闫昶州(右)和同事在巡检中。
- ③调度员杨明有8个上岗资格证,能随时替补多个岗位。
- ④2113地震队的生活管理员迟兵和生活车驾驶员朱冀龙在运送生活物资。

责任编辑: 蒋茜
E-mail: grbbztzd@sina.com

工人日报

从1月13日到4月3日,钳工班班长陈斌在国外待了 **82天**,安装和检修100多台机械设备

打着“飞的”忙安装

口述/陈斌 整理/夏忠

我是安徽电建一公司机械化大修厂钳工班班长。我现在还在巴基斯坦。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,我背着棉衣,穿着“改造”的短袖衫,打着“飞的”跑了3个国家,安装和检修100多台机械设备。

春节期间,我们公司土耳其项目要安装塔吊和龙门吊。那边气温比较低,1月13日,我穿着羽绒服抵达施工现场。当时国内还没出现疫情,计划安装好回来过元宵节,在出发前就订好了返程机票。

年初四那天,我得知国内疫情蔓延,我家那边公交停运,小区实行封闭管理,很多地方买不到口罩。那一刻就像远离家乡的子女知道父母生了病,担心、牵挂,寝食难安,觉得应该为父母做点什么。

我和同事商量后,倡议大家捐款,从当地购买一批口罩,我回国时带回去。那段时间我们上下班的路上,工间休息都会情不自禁地唱《我和祖国》,为祖国祈福,为自己打气。

当地员工对我们竖起大拇指,纷纷加入捐款,还帮忙联系购买口罩。年初八,因国内疫情严重,回国的航班取消,我退掉了机票,买好的口罩只好通过其他途径运回国内。我留在工地,干起重和机修。

元宵节那天,我接到赶往印尼的通知。因为疫情,国内的同事无法赶过去安装塔吊,让我去。印尼那边气温高,比我们家乡的夏天还要热。我带的都是过冬衣服,下飞机就得换夏季衣服,施工现场离市区很远,出去买来不及了。于是,我就把棉毛衫袖子剪掉,改成短袖T恤,塞进包里就去机场了。飞抵印尼,热浪滚滚,幸好我有备而来,我跑到机场卫生间,脱掉毛线裤,套上改造的T恤衫,赶往施工现场。

在印尼的不到20天里,我连轴转,每天要干12小时以上,国内的同事过不来,工地几十台机械出现故障,我都得去抢修。经常是从安装的塔吊上下来,故障排除后,再登上塔吊继续安装。

家人跟我视频聊天时,让我不要担心他们。说实话,没时间担心,忙前忙后特别累,头挨枕头就打呼噜了。有时夜班机械出现故障,我还得去工地维修。

2月25日中午,我又接到去巴基斯坦的通知,替代国内的同事安装塔吊。那边比我家乡的三伏天还热,我还得提前准备“夏装”,把带来的四件棉毛衫全部改成“T恤衫”,又把两条牛仔褲裤腿剪掉,改造成短裤。

抵达工地后,我隔离一周观察,这边已经开始封闭管理,我也开始继续连轴转的工作模式。安装塔吊等机械的同时,除了负责我们自家施工机械的维修,还要帮承建的属地工程队抢修机械,因为工地封闭,他们的维修人员进不来。他们的机械是清一色的“老爷车”,30多年前生产的,机械故障频发,我要花一半的时间给他们修车。

今天是4月3日,国外的疫情还在持续,我还得在这坚守一阵子。此时也不想回去,怕给国家和家人添麻烦。既来之,则安之。

从去年10月5日到岗到今年4月1日,资料员万芳这次离家已近 **半年**

“饿”过头就不“饿”了 的“宝宝”

罗丽娟

“请您稍等片刻啊!”4月1日,西北油田采油三厂资料员万芳在办公室电脑前打开作业任务书,两个承包商单位人员在旁边等候。

2000年出生的孩子,当时被称为“世纪宝宝”。转眼“宝宝”长大了。20岁的万芳,从青海互助县到西北油田采油三厂工作已一年多了。从去年10月5日休完假到岗,至今她近半年没回家了。

这期间她错过了两次休假机会:第一次,办公室6人,有2人休产假,1人倒休,人手少忙不过来,她自愿留下。第二次,为了让同事赶上老父亲过生日,她让同事先回家,自己晚几天走,可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,她走不了了。

2020年春节是她第一次远离父母在大漠戈壁上的单位过年。她把采油三厂的美景、美食拍了个遍,把照片、小视频分享给家人。妈妈惊喜地说:“没想到,油田的环境条件真不错啊!好好干!妈相信宝宝!”

万芳聪明、干活麻利,有时候她一人顶三个人的岗。工作头绪多,她却能干得井井有条,深受领导同事喜爱。

“芳宝贝,想家不?”有人问她。
“想呀!可过了那一阵儿,就像饿过了头就不饿了一样,也就不想了!”万芳的话把大家逗乐了,她站在资料柜旁整理着报表,笑意从月牙儿般的眼睛里溢出。

可她自己知道,工作忙累了,特别想家。晚上睡不好就想和妈妈视频。吃饭没胃口,可看到食堂有“番茄炒鸡蛋”就眼睛一亮,因为这道菜,最能吃出“妈妈的味道”。

自3月中旬开始,员工陆续入疆复工复产,采油三厂为了冲刺全年任务目标,轰轰烈烈开展“百日攻坚创效”活动,员工们准备撸起袖子大干100天。

万芳更忙了,每天要变更作业任务书,填报各种报表。忙起来,她表情严肃,说话“短平快”,更加利索。

“现在交通限制取消了,芳宝贝,你啥时回家呀?”同事问。
“我不急,你急个啥?我自己经办的事儿自己要收个尾,才好交接啊!”万芳说完,又扬起那双“月牙儿”说:“本月27号,咱Good bye!”

